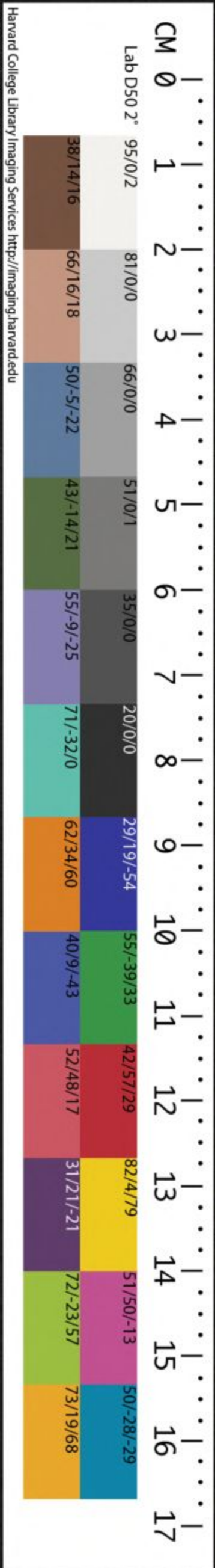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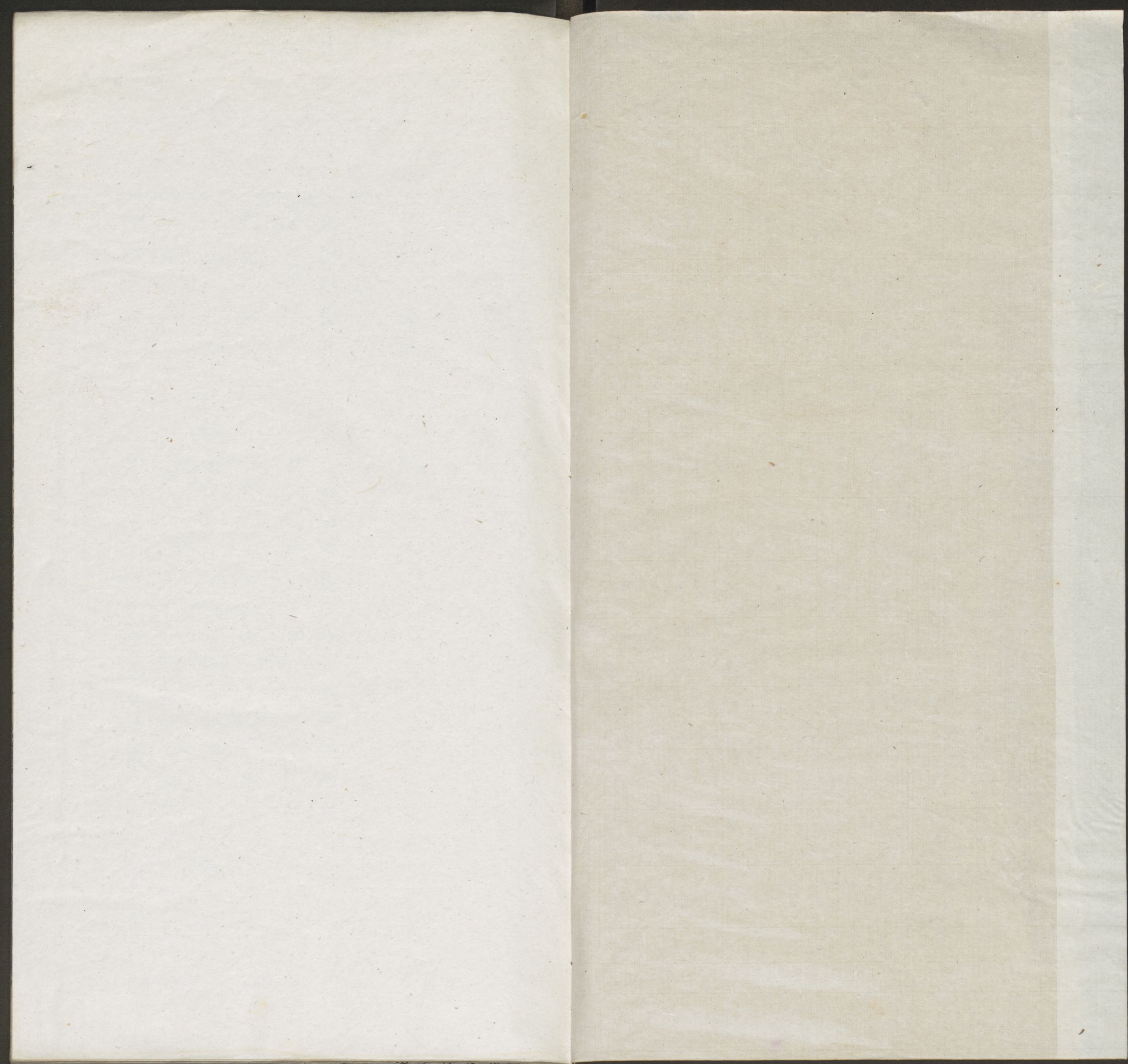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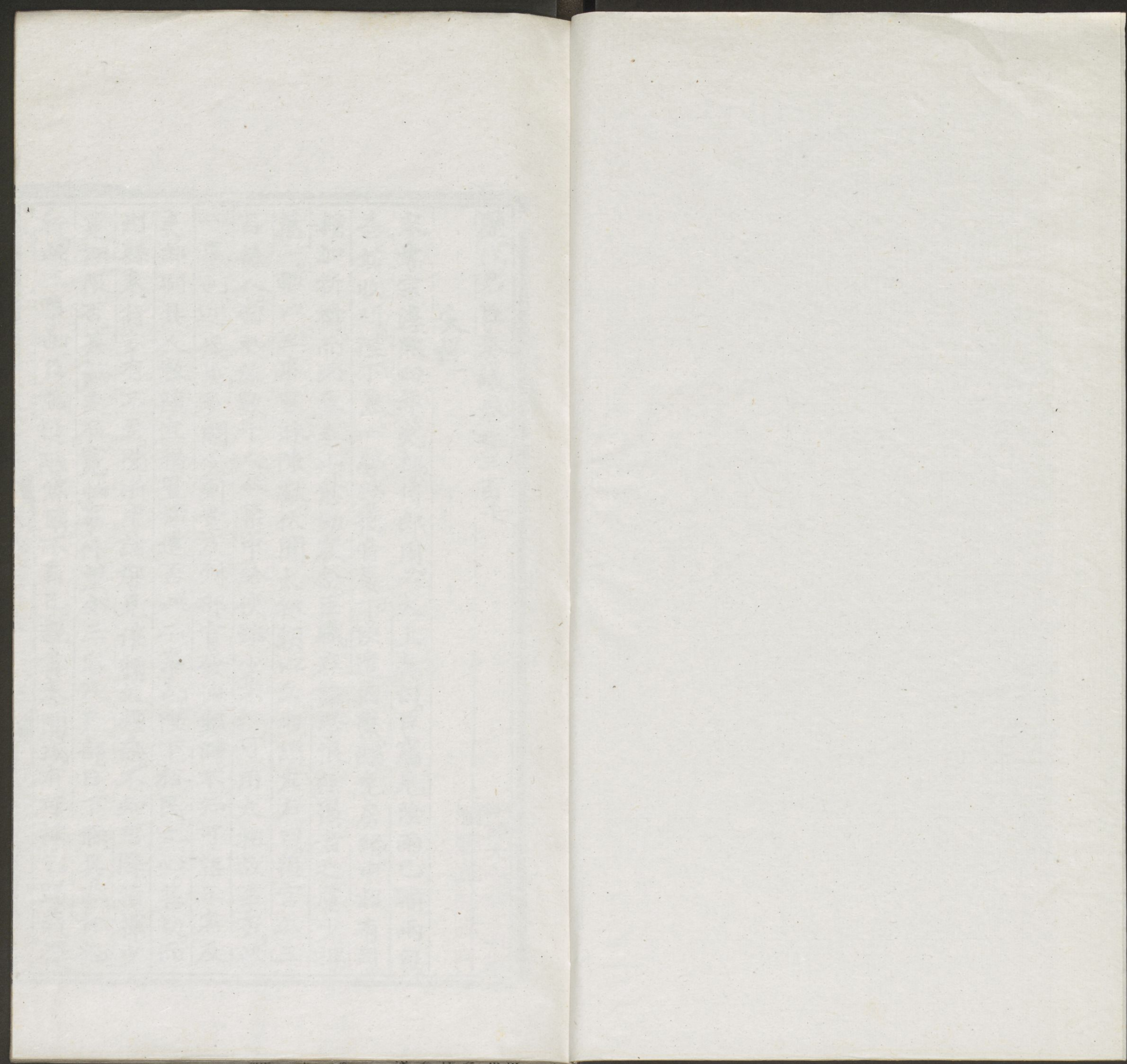
280

JAN 20 1940

T 4364/4244A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七

灾祥

宋孝宗淳熙四年。吏部侍郎周必大上奏曰。臣竊見陰雨已踰兩旬。甚妨收刈。陛下焦心勞思。德音屢下。決遣囚繫。蠲免房緡。申詔有司。精加祈禱。而雨意未止。愈勤宸念。臣職在論思。恨無愚者之慮。少裨萬一。輒以三事冒昧陳獻。伏聞太祖朝以久雨。謂左右曰。後宮止三百餘人。當更放數十人。今禁中給使雖少。不知可用。太祖故事否。此一事也。近歲員多闕少。到堂及到部官。發洩艱滯。不知可詔三省及吏部。刷具人數。隨宜措置撥遣否。此二事也。陛下裕民之心甚切。而州縣奉行多有不至。聞浙中諸郡。見催積欠頗急。不知可降指揮。少寬期限否。其餘更有寬恤事件。望令三省及戶部。日下條具。取旨施行。此三事也。臣誠迂陋。然懷不自己。親書奏聞。或有可採。乞賜裁擇。

哈佛大學
哈佛東亞
圖書館
珍藏印

庶幾人心懽悅。指期晴霽。

八年。永熹上奏曰。臣竊惟皇帝陛下臨御以來。夙興夜寤。畏天恤民。誠敬寬仁。格于上下。宜其天心克享。民物阜安。而二十年之間。水旱盜賊。畧無寧歲。通者垂象。差忒識者寒心。饑饉連年。民多流殍。陛下側席興嘆。進賢退奸。分命朝臣。振廩出粟。凡所以奉承天意。慰悅人心者。無所不至。又宜若可以少回災沴。召致和平矣。而閭者冬氣太溫。雷電震激。嗣歲之計。尚有可憂。臣誠愚昧。有不識其所以然者。嘗竊推迹前事。以深求之。意者德之崇者。有未至於天。與業之廣者。有未及於地。與政之大者。有未與。而其小者。無所繫與。刑之遠者。或不當。而其近者。或幸免與。君子或有未用。而小入或有未去與。大臣或失其職。而賤者或竊其柄與。直諫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與。德義之風未著。而汙賤者騁與。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與。昔人或已詳

而反躬。有未至與。夫必有是數者。然後足以召災而致異。今以陛下之明聖。則豈有是哉。然而天心未豫。邦本動搖。宸慮雖深。旱氣未究。是則必有說矣。臣竊不自量。敢冒萬死。伏願陛下聽斷之餘。虛心靜慮。試以前數條者。反之於身。驗之於事。而深自省焉。則淵默之中。無微不照。而凡此得失之端。孰有孰無。孰存孰改。皆無所遁其情矣。若猶以為未也。則顛瀆發德音。布告中外。反躬引咎。以圖自新。內自臣工。外及庶民。有能開寤聖心。指陳闕政者。無間踈賤。使咸得以自通。然後差擇近臣之通明正直者。一二人。使各引其所知。有識敢言之士。三數人。寓直殿門。凡四方之言。有來上者。悉令省閱。舉其盡忠不隱者。日以聞于聰聽。則夫天人之際。謹告所繇。將有察然畢陳於前者。然後兼總條貫。制臨決。畫為科品。以次施行。使一日之間。雲消霧散。堯天舜日。廓然清明。則上帝鬼神。收還威怒。群黎百姓。無不蒙

休矣。臣以孤遠受恩過深。圖報無階。抵冒至此。惟陛下寬其斧鑕。留神財幸。

熹提舉浙東常平。奏鹽公事。乞脩德政。以弭天變。狀曰。臣昨為本路旱傷祈禱不應。累曾具奏。及申尚書省。乞為敷奏。早作防備。迨準省劄。已蒙聖慈。特從所請。支錢於明州置場糴米。而又伏覩陛下發自宸衷。特遣中使降香祈禱。臣有以見陛下畏天恤民之心。至深至切。不勝感激。頌效愚忠。願恨官有常守。無由瞻望清光。罄竭血誠。庶禱萬一。不勝犬馬螻蟻區區之情。竊謂累年之旱。謫告已深。今日之災。地分尤廣。非惟官府民間儲備已竭。而大農之積亦已無餘。又當大禮年分。戶部催督州縣積年欠負官物。其勢不容少緩。凡所以為施舍賑恤之恩者。竊恐又必不能如去年之厚。臣竊不勝大懼。以為此實安危治亂之機。非尋常小小災傷之比也。為今之計。獨有斷自聖

心。沛然發號。深以側身悔過之誠。解謝高穹。又以責躬求言之意。敷告下土。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以承皇天仁愛之心。庶幾精誠感通。轉禍為福。其次則唯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為收糴之本。而詔戶部無得催理舊欠。詔諸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放稅租。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善以荒政。庶幾猶足以下結民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如其不然。臣恐所當憂者。不止於餓殍。而在於盜賊。豕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臣蒙恩至深。不知死所。敢冒鈇鉞。為陛下言之。觸犯天威。忝俟夷滅。十二年地震。尚書吏部員外郎楊萬里。應詔上奏曰。臣聞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為忠也。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為奸也大矣。昔者賈誼陳治安之策。有厝火積薪之喻。此文帝最盛時也。蘇洵獻審敵之策。有弊船滌淵之喻。此仁宗最盛時也。西漢之文帝。奉朝之仁宗。

何君也。後世堯舜之君也。以後世堯舜之君而二子有積薪弊船之喻。何也。臣故曰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為忠也。今則不然。南北和好踰二十年。一旦絕使。虜情不測。而或者曰。彼有五單于爭立之禍。又曰。彼有匈奴困於東胡。復困於柔然之禍。既而皆不驗。或者曰。彼將畏我。或者曰。彼不敢畜。使果畏我而不敢畜乎。道塗相傳。繕汴京之城池。開海州之漕渠。又於河南北簽民兵。增驛騎。製馬櫪。籍井泉。又收彼之海舟。入彼之內地。葺而新之。其意甚秘。其禁甚嚴。而吾之間諜不得以入。此何為者耶。今夫千金之家。有巨盜焉。日夜摩厲以圖行劫。而奪之貨。為千金之子者。方且外戶不閉。般樂飲酒。處之以坦然。夫有其備而樂之。以坦然可也。無其備而處之以坦然可乎。而說者以為畏我。且不敢畜我也。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一也。或以謂老胡北歸。可以為中國之賀。臣以為中國之憂正在此。

也。何也。昔者逆亮之南侵也。空國而盡銳於一舉。不知夫此胡乘其虛而奪之國。今此胡之北歸。蓋創於逆亮之空國而南侵也。是胡將欲南之。必固北之。北之者何。或者以身填撫其巢。而以其難與壻經營其南也。而說者以謂可以為中國賀。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二也。臣竊聞論者或謂緩急。淮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又不然。有淮所以有江也。淮苟無矣。安得而有江哉。吾果棄淮乎。虜以兵居之。居之而不去。近則通秦之鹽利。為彼所據。將無以給吾之財用。遠則吳蜀之形勢。為彼所裂。將無以通吾之脈絡。蓋昔者吳與魏力爭而得合肥。然後吳始安。李煜失滁揚二州。自此南唐始感。今曰棄淮而保江。既無淮矣。江可得而保乎。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三也。陛下近日之舉。亦可觀矣。如曰舉邊帥。如曰舉都統。其說皆是也。其意未也。何也。今淮之東西凡十五郡。所謂守帥不知陛下將以宰相擇

之乎。抑將使樞廷擇之乎。使宰相擇之。宰相未必為樞廷之慮也。使樞廷擇之。則除授不自己出也。一則不為之慮。一則不自己出。緩急敗事則皆曰非我也。陛下將責之誰乎。至於都統則令侍從勿以見任而必曰未顯者。是求他日之將才而非求今日之將才也。舉者得以塞今日之責。受舉者得以逃今日之責。是上下相與為媮而已。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四也。且南北各有長技。若騎者射。北之長技也。若舟者步。南之長技也。今為北之計者。尚收其海舟而繕治之。至於南之海舟。則不聞繕治焉。或曰。吾舟素具也。或曰。吾之舟雖未具。而憚於擾也。自紹興辛巳。南北之戰。今幾年矣。當時山東之功。乘石之功。不以騎也。不以射也。不以步也。舟馬而已。當時之舟。勝則勝矣。今幾年矣。素具之舟。其可復用乎。且夫斯民一日之擾。與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輕孰重也。易曰。除戎器。戒不虞。聖人豈不知其擾哉。夫

固有在於擾者也。而曰素具。又曰憚於擾。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五也。大抵天下之事。有緩急。當周公相成王之時。其急在於膺戎狄。當宣王中興之時。其急在於伐獫狁。當今之時。陛下以為何等時耶。金虜日逼。疆場日憂。而未聞防金虜者何策。保疆場者何道。但聞其日修其禮文也。某日進其書史也。是以鄉飲理軍。以干羽解圍也。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六也。臣聞古者人君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今也國家之事。虜情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處之如太平無事之時。是人不能悟之矣。故上天見異。相傳異時。熒惑犯南斗。迹日鎮星犯端門。熒惑守羽林。臣書生不曉天文。未敢以為必然也。至於王春正月。日青無光。若有兩日相摩者。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至於春日載陽。和氣播物。復有雨雪殺物者。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迺五月庚寅。又有戊夜地震者。茲

又不曰大異乎。且夫天變在遠。臣子不敢奏也。不信可也。地震在外。州郡不敢聞也。不信可也。今也天變頻仍。地震輦輦。陛下豈得不信乎。信之矣。豈得不懼乎。臣聞匡衡云。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曷謂陽曰君也。德也。中國也。君子也。曷謂陰曰臣也。兵刑也。夷狄也。女謂近習也。今也日而無光。春而雪寒。地而動搖。其為陰之咎徵也昭昭矣。而君臣不聞警懼。朝廷不聞咨訪。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臣不知陛下於此悟乎。否乎。臣謹按國史。本朝宣和五年十月。京師地震。未幾有粘罕寇汴京之役。紹興三年八月。行在所地震。未幾有金虜寇淮甸之役。宣和遇裁而恬不知懼。我是以有靖康之禍。光堯知變而詔求直言。我是以有韓世忠劉光世之捷。此近事之驗也。不必遠稽之上古也。今或者謂天變不足畏。地震不足畏。陛下胡不引宣和紹興之事而觀之乎。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七也。自頻年以來。兩

浙最近。則先旱。江淮則又旱。湖廣則又旱。一方有旱。則民之流徙者相續。道殣者相枕。常平之積。名存而實亡。入粟之令。上行而下不應。靜而無事。尚未知所以振之救之。動而有事。將何仰以為資耶。昔者漢之伐匈奴。必實塞下之粟。伐先零。必糴湟中之粟。今也倉廩府庫非徒無餘也。且不足也。而或者以為無足慮。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八也。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所謂貨者。今之錢幣是也。今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近習閹宦。權貴將相。皆盈室以藏之。列屋以居之。積而不洩。滯而不流。至於百姓三軍之用。則惟破楮券耳。一旦緩急。破楮券可用乎。當是之時。萬一如唐涇原之師。因怒糴食。踰而覆之。出不遜語。遂起朱泚之亂。可不為寒心哉。臣之大憂。實在於此。而或者曰。楮券可以富國。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九也。臣聞善為備者。備兵不若備糧。備糧不若備人。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

其國也畏其人也。故苻堅欲吞晉而王猛以為不可。謂謝安桓冲江左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矣。異時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虜所憚也。近時劉琦可用則蚤死。張栻可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憚者。又何人耶。而或者謂今日文武之才皆有其人。人之有才。用而後見。臣聞之。記曰。苟有車。必見其式。苟有言。必聞其聲。今日有其人。而未聞某人如古之名將。某人如古之名相。是有車而無式。有言而無聲也。且夫用而後見。非臨之以大安危。試之以大勝負。則莫見其用也。平居無以知其人之能否。必待大安危大勝負而後見焉。見其成事。幸矣。萬一見其敗事。悔何及耶。昔者謝玄之北禦苻堅。而郝超知其必勝。桓溫之西伐李勢。而劉惔知其必敗。蓋玄於履屐之間。無不當其任。溫於蒲博不必得。則不為。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蓋必

有以察其小。而後信其大也。豈必待用而後見也哉。而今之說者曰。文武之才皆有其人。人之有才。用而後見。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十也。願陛下超然遠覽。昭然遠悟。勿矜聖德之崇高。而增其所未能。勿恃中國之生聚。而嚴其所未備。勿以天地之變異。為適然而法。宣王之懼。戒勿以臣下之苦言為逆耳。而體太宗之導諫。勿以女謁近習之害政為細故。而監漢唐季世致亂之由。勿以夷狄仇讎之包藏為無他。而懲宣政晚年受禍之酷。責大臣以通知邊事。軍務如富弼之請。勿以東西二府異其心。委大臣以薦進謀。臣良將如蕭何所奇。勿以文武兩途而殊其轍。勿使賂宦者而得旄節。如唐大曆之弊。勿使貨近幸而得招討。如梁段凝之敗。以重蜀之心。而重荆襄使東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之心。而保兩淮。使表裏唇齒之相依。勿以海道為無虞。勿以大江為可恃。增屯聚糧。治艦拒險。君臣之所咨訪。

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不急之務。專精備敵之策。平居無事。常若敵至。庶幾上可消於天變。下不墮於戎心。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網繆牖戶。若曰陰雨既至。而後徹桑土。則伊尹周公孫武穰苴亦不能為矣。雖然。天下之事。有本根有枝葉。如臣前之所陳者。皆枝葉而已。所謂本根。臣請誦之。臣嘗讀三國志。見杜恕上疏於魏明帝。臣以為深有當於人心者。如曰。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又曰。今朝臣不自以為不能。以陛下為不任也。不自以為不知。以陛下為不問也。又曰。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耶。吾當自愛爾。又曰。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恕之意。蓋謂人主不可以自用。而人臣之不忠者。幸於人主之自用。人臣不可以不任責。而人臣之無能者。患於己之任責。細故小物。而人主自用。人臣不任責。若未害也。至於軍事。而猶曰。誰當憂此。吾當自憂。

今日之事。將無類此。臣聞之。易曰。乾為君。乾之道何道也。代有終。坤也。行火山澤雷風之用者。六子也。乾何為哉。君道亦然。故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自堯舜至於文武。罔不行此道。自六經至於語孟。罔不講此言。惟漢之晁錯。以為不然。其說曰。人主不可以不知術數。夫以晝景恭儉之資。去成康不能以寸。然德減於孝文。變生於七國。錯實誤之也。陛下之聖。舍已如舜。從諫如湯。毋我如孔子。無可無不可。如漢高帝。而太平未致。中興未開。夷狄寇讎。若未有以備之者。得無有如晁錯者。惑聖聽而誤聖心者乎。傳曰。木水有本源。陛下聖學高明。惟思其所以本源者。臣昧死上愚言。惟陛下裁擇。

萬里又因早上疏曰。臣伏觀三省同奉聖旨。政事不修。早曠為虐。可令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館職。疏陳闕失。及當今急務。無有所隱。

臣仰惟聖主在上德政溥博和氣昭格頻年告豐乃五月以來上天不雨聖心焦然不遑朝夕親御法駕禱于群望至惻怛也而亢陽為戾時雨未應誕布明詔疇咨在廷臣職在宰掾列在御監無以報國惟有盡言然臣久不聞聖世求言之詔而驟當聖主下詢之勤竊喜憂民之意足以轉災而為祥又竊歎求言之詔無乃似遲而猶隘也旱及兩月然後求言不曰遲乎上自侍從下止館職不曰隘乎臣請為陛下歷言致旱之由然後精講備旱之策臣聞天地之氣與人之氣貫通而為一者是氣也常通而不隔則為豐穰為治安一有隔而不通則為水旱為危亂今歲之所以旱者何也是必有隔而不通者也易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記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皆言天地之氣相為升降然後相為貫通也今也陽亢於上而不下濟陰伏於下而不上行是必有戾氣隔於其間也然則孰為戾氣斯

民歎息之聲此至微也而是以聞于皇天斯民愁恨之念此至隱也而足以達于上帝此戾氣之所從生而天地之氣所從隔也愛民如陛下憂民如陛下而安得愁恨歎息之事哉蓋上澤不下流下情不上通而已矣何謂上澤之不下流上有薄賦歛之君而民不被其深仁此臣所謂上澤之不下流也何謂下情之不上通陛下之耳目內寄之於臺諫而臺諫之情有所不盡達外寄之於監司而監司之情有所不盡聞此臣所謂下情之不上通也臣請先言民不受實惠之說陛下之於民田租之課所蠲者不知其幾酒稅之課所蠲者不知其幾茶鹽之課所蠲者不知其幾可謂上有薄賦歛之君矣然民之不受其實惠者何也下之人有以隔之也陛下蠲之版曹督之監司督之州縣督之則是蠲之者言也督之者意也蠲之者名也督之者實也言不掩意實不蓋名是罔民也或曰此經常之實也不可得而

蠲也。若曰經常之費不可得而蠲乎。真宗之世嘗因蠲民之賦而出
內藏之錢以賜三司以代所蠲矣。大臣何不舉此故事以聞於陛下
也。或曰。人主愛民。人臣愛官。故蠲之者未幾而督之者愈峻也。且陛
下之愛民。令之則必行。禁之則必止。人臣安得以愛官之故而隔陛
下及民之惠也。或曰。沈復之為秀州。蓋嘗以獻羨餘而進。自此而得
樞密矣。錢良臣之為總領。蓋嘗以巧聚斂而進。自此而至參政矣。上
之人設大官以誘之。故下之聚斂者奔而趨之。臣竊以為不然。陛下
之用二臣。或以其寸長。或以其一能也。豈以其獻羨餘巧聚斂而用
之哉。雖然。詩不云乎。人之多言。亦可畏也。願陛下謹其用人之端。而
勿啓其愛官之源。庶乎斯民蒙陛下之實惠也。臣故曰。上有薄賦斂
之君。而下不受其實惠者。此也。臣請次言民不被深仁之說。陛下巡
者御殿。慮囚多從未減。非不欽恤。又推之於京畿輔郡。固不未減。非

不欽恤。又推之於天下郡縣。固不欽恤。可謂上有省刑罰之君矣。然
民之不被其深仁者。何也。或曰。京畿縣令之獄。非有訟也。邏者興之
也。左帑監官之獄。亦非有訟也。邏者興之也。淮南鄭露之獄。亦非有
訟也。中人興之也。且夫京畿縣令之罪。信有罪矣。怨之不可也。左帑
監臨之官。信有罪矣。怨之不可也。然下無吏民之訟。上無官長之劾。
而邏者興之。則不可也。天下之事。惟公可以服人。惟正可以治人。所
謂邏者。豈盡公正乎哉。周之監謗。秦之偶語。其端甚微。其禍甚大。皆
此曹為之也。宜其人之不服也。至於鄭露之獄。其有罪無罪。臣不得
而知也。但聞其發於中人。鄧瑋之請。人已不服矣。幸而陛下付之於
淮西之監司。方有關者。鞠之。果以無罪告。陛下赫然震怒。貶鄧瑋之
秩。此齊威王烹左右者之舉也。人已大服矣。今又有責戚近習曰。鄭
興裔者。為淮西之帥。再欲實鄭露之罪。以快中人之憤。以結中人之

援詔下再鞠中外凜凜也。延日復聞鄭露者詣登聞而乞付廷尉矣。此蓋恃陛下之明而自歸於君父。然今之所謂廷尉者其如張釋之乎。其如徐有功乎。其能不諂附中人而昭洗無罪乎。中外凜凜也。漢黨錮之獄。唐甘露之禍。皆此曹為之也。可不杜其漸乎。臣故曰。上有省刑罰之君而下不被其深仁者。此也。臣請復言臺諫之情。有不盡達之說。臣竊見臺臣蔣繼周言及軍中鞭死二婦之事。其一軍婦也。其一民婦也。既而又聞繼周以言事失實求罷所職。使其果以軍婦為民婦。是失實也。然臺諫言事。許以風聞。此祖宗之法。所以防姦雄。隱伏不測之變也。既曰風聞。則豈能事事盡實也哉。今也以言一事失實而遽罷臺職。萬一他日有意外不測之姦。欲言則無其迹。不言則養其患而臺諫之臣懲於失實之罪。是豈可不為寒心哉。且言一軍婦而失實。其罪微矣。未至於罷職也。罪不至於罷職而遽罷之。中

外相顧。或曰繼周以觸天威而罷也。或曰繼周以言近習而罷也。或曰繼周以擊權貴而罷也。是三說者。初無是事也。而天下不可以戶曉也。無是事而有是說。皆非所以章陛下之聖德。而適以損聖德。非所以重天朝之國體。而適以傷國體。陛下受其名。繼周受其榮也。繼周受其榮。亦繼周受其屈也。陛下豈得而知之乎。臣故曰。臺臣為陛下之耳目。而臺臣之情有不盡達者。此也。臣請復言監司之情。有不盡聞之說。臣竊見浙東監司朱熹以言台州守臣唐仲友而畀祠祿。至今六年。朝廷藐然不省。亦廢然不用。天下屈之。或曰熹之經學上祖孔孟。下師程顥程頤。舉而用之。必有可觀。臣未論也。或曰熹之才器。大用之則應變。小用之則撥煩。置之散地。深可惜。臣亦未論也。臣獨怪熹以監司而劾郡守。郡守廢而不用。監司亦廢而不用。以郡守為是乎。猶當伸監司以養其直也。不當廢監司也。以監司為是乎。

則當廢郡守矣。今也熹與仲友兩廢而兩不用。臣不知此為賞耶。為
罰耶。使仲友而無罪。仲友何不請詣廷尉以辨之。使熹而舉按之不
實。朝廷何不聲熹之罪以罰之。何直為此憤憤也。况於細民之冤而
求白乎。臣故曰。監司為陛下之耳目。而監司之情有不盡聞者。此也。
由前之二說而推之。則上澤之不下流者非一端。由後之二說而推
之。則下情之不上通者非一事。亦姑舉臣之所知者而已。抑又有可
言者。臣聞能節用而後能愛人。能不傷財而後能不言民。故韓昭侯
愛一敝袴以待有功。非愛弊袴也。一絲一縷皆自寒女出也。小民絲
粟十百之逋。官捕而笞之。繫之。鞭血流地。陛下不得而見也。號呼徹
天。陛下不得而聞也。然則財之在官者。豈可妄用哉。如往歲之雪寒。
如近日之火災。陛下皆發帑廩以賜軍民。誰不悅服者。至於史浩之
賜金。至以千計焉。夏侯恪之賜錢。以買宅。至以萬計焉。墜之人皆曰。

此民之膏血也。是二人者何功而得此也。弱者嫉焉。強者憤焉。此亦
召戾氣之一端也。臣聞聖人擇焉者。將以來天下之嘉言也。側聞講筵
也。其言果何足取。而聖人擇焉者。將以來天下之嘉言也。側聞講筵
讀貞觀政要。至於太宗之導諫而悅從。陛下慕焉。讀陸贄奏議。至於
德宗耻屈於心論。陛下譏焉。人誰不恃陛下之好諫而爭為狂言者。
然自近年以來。如賈偉以妄言兵將而貶。自此。外之小臣相戒而不敢
言事矣。新知新以妄引指揮而黜。自此。內之群臣相戒而不敢言
事矣。是二事者必不出於陛下之意也。而中外大惑也。此亦召戾氣
之一端也。雖然。臣前所言者。皆非其大者也。臣聞洪範之五事。其一
曰貌。曰恭。又曰恭作肅。又曰肅時雨若。蓋恭肅者。謙而不自盈。卑而
不自高之謂也。即易之天道下濟。記之天氣下降之理也。是以為時
雨之證。故堯之聖。不過於允恭。舜之聖。不過於溫恭。商之中宗。享國

而朝廷預為來歲救荒之弊。不至於臨時而無所錯手足也。所謂信
勸分之賞者。朝廷非無賞格也。常患於不信而已。如淳熙十一年。吉
州之旱。守臣趙師翼設賞以募富民。有鍾其姓者。出粟萬石以輸之
官。州聞之。朝廷至今無一級之爵。今江西又告旱矣。來歲富民之粟
肯從官司之勸分乎。此可慮也。所謂賞抹荒之官者。如乾道江西之
旱。賞小官者四人。如淳熙浙西之旱。併賞常平使者。權而登朝之類
是也。是四說者。陛下皆嘗行之矣。而臣重及之者。所以望陛下之力
行也。雖然。備旱之四說。抑未矣。請脩其本。臣一介小臣。蒙陛下不鄙
夷其愚陋。而垂請問焉。臣空臆盡言。不知忌諱。席橐私室。以待天誅。
校書郎兼國史院編脩官羅點。以天旱。應詔上言曰。今時姦諛日甚。
議論凡陋。無所可否。則曰得體。與世浮沉。則曰有量。眾皆默已。獨言
則曰沽名。眾皆濁已。獨清。則曰立異。此風不革。陛下雖欲大有為於

天下。未見其可也。自旱曠為虐。陛下禱群祠。赦有罪。曾不足以感動
及朝。求讜言。多得甘雨。天心所示。昭然不誣。獨不知陛下之求言。果
欲用之否乎。如欲用之。則願以所上封事。反覆詳熟。當者審而後行。
疑者咨而後決。如此。則治象日著。而亂萌自消矣。

孝宗時。虞允文奏西蜀草木之妖。措置水旱盜賊之備。疏曰。臣竊惟
陛下四聰之聽。無遠不達。四方之憂。雖微不置。盛德昭升。至誠默感。
固足以易妖而為祥。革咎而致休矣。豈獨全蜀之幸。天下之幸矣。臣
照得今年二月間。成都府附近一帶有李實如菜瓜者。桃實如豆莢
者。杏株發葉如紫莧者。棗株拊花如牡丹狀者。皆木之孽也。或以為
應在盜賊及大水。蓋未幾而邛蜀盜作。延及旁郡。比來嘉眉瀘敘果
有水菑。事既小。應而亟定。但春中彭漢懷安三郡雨雹異常。禾稼有
傷。雖即已依條檢放。而今日之所當急者。諸郡倉庾多虛。未有備蓄。

之儲。臣先日具奏乞制置司度牒已分給彭漢石泉等州。比又奏乞成都府路經總制司年額外餘剩錢欲於邛蜀等州並行措置和糴。又下諸郡以常平司錢隨多寡之數糴義倉米以為一旦水旱不可猝辦之用。而夏中積雨成都路往往漂壞隄堰。臣之寸心日夜不勝皇皇。今仰憑陛下格天之德。雨暘順序。秋田當大熟。儲積之計可遂。而蜀憂寬矣。其次當略修兵備。日者臣與晁公武共議。較差一提舉官。鄧安國前去成都府拘收本路係將不係人再行揀汰。團結隊伍。依大軍格法教習武藝。臣亦已應副衣甲之類。使聲勢稍張。則盜賊自息。人心亦安也。自古天蕩流行。治世有所不免。而盜賊之禍不作於有備之國。臣之愚慮所以急急於此。至於積逋虛額之害。明知不可徵取而存之於案籍。適所以長吏奸者亦已。今總領所逐一開具。今別劄繳進。乞自睿斷施行。所有苛目之當損宿弊之當去。凡為民

蠹者。見不任請求。須先經理餘財。使有實効。乃敢議及寬減。以副陛下軫念遠方之意。若守令不虞棄法。害民如邛州首亂之地。臣已即按劾。亦已蒙聖斷施行。繼今有貪惡不悛之吏。臣敢不仰遵睿訓。以茅以聞。伏乞睿照。

知長沙王帥愈上奏曰。臣聞天人之際。本無二致。究觀人事。則天意可卜。辛巳之冬。遂亮敗盟。大舉入寇。自謂談笑可以渡江。未幾而天怒人怨。變生肘腋。竟自斃隕。明年陛下誕膺景命。嗣有不圖。因知辛巳之役。天所以甘頤陛下。先啓中興。延我宋萬世無疆之休。蓋昭昭矣。而臣竊有疑者。伏自陛下即位以來。災異之作。無歲無之。始則飛蝗蔽天。災見於昆蟲。可謂微矣。次則虜人復敗盟。淮上流血。災生於夷狄。亦云遠矣。既而連年輔郡大水大火。旱暵疾疫。死徙者不知其幾。其為災異也。駸駸乎大且近矣。又其甚者。雷震於郊。杞之旦。禍及

於骨肉之親。益可懼矣。竊惟陛下脩己任德。未嘗少懈。何上天眷頌於前。而災異荐臻於後。或者以謂應天之實。恐有所未盡。善耳不然。何為而若是也。昔商高宗因升鼎之雉。周宣王遭旱魃之虐。皆能側身脩省。為商周中興之賢君。以是知災異者。乃天心仁愛人君之際。亦人君恐懼致福之本也。陛下天縱聰明。遠過高宗宣王。誠能鑒其弭災之由。盡其應天之實。則商周中興之功。不患難致也。

衛涇上奏曰。臣觀董仲舒告漢武帝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又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迺先出災眚以譴告之。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是知天人之際。其應若響。災異之變。良不虛發。自昔帝王。未嘗無災異。惟睹變思懼。則災變自弭。轉禍為福。未聞安於時數之適。然而不思所以應天者也。仰惟陛下嚴恭寅畏。恪謹天戒。二十六年之間。兢兢

之誠。有同一日。人君患不勤儉。陛下宵衣旰食。菲飲惡衣。勤儉根於天性。人君患不慈恕。陛下勤恤民隱。謙恭接下。慈恕本於至誠。宮室苑囿。無所增崇。狗馬珍奇。無所玩好。游心典籍。探曠道原。凡君德之所宜有者。陛下兼而全之矣。每遇災眚。側身修行。惟恐不至。陛下畏天之誠。真得聖人之用心矣。竊見五月以來。恒暘為沴。田苗就槁。川澤多枯。早曠之災。所及浸廣。既踰秋季。膏澤尚屯。寬惠屢施。禱祠幾徧。而旱氣盤結。卒未盪除。雲油然而復收。雨將降而輒止。陛下焦勞於上。百姓嗷嗷於下。群臣左右。相顧駭愕。莫知所為。道路傳聞。或云諸郡間亦得雨。而畿甸之內。獨爾愆期。此尤足以見天心愛君之仁。正陛下恐懼修省之日也。借曰君德全盡。無有關遺。陛下亦安可以。是自喜也。成湯至聖也。政之不節。使人之疾。苞苴之行。讒夫之冒。女謁之盛。宮室之營。宜皆所無有也。而桑林之禱。必舉此六事。以自責。

蓋聖人畏天之深。為民之切。躬自貶損。寧過乎厚。出於此心之誠。非有所勉強不得已而然也。况夫庶事之間。容有未正。上澤壅格。而不得下究。下情抑鬱。而不能上通。天意人心。不無相遠。以人求天。上下不交。則為否矣。變異之見。非為此乎。頃者都城喧傳。謂陛下內出詔。責窮之詔。尚遲回而未下。陛下豈以是為虛言。而所以應天者不在此耶。如近日避殿減膳。徹樂。奏告天地宗廟社稷。臣知陛下將次第而舉行之矣。臣竊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丕烈懿範。未易殫敘。求其所以致治之盛。莫若盡敬天之誠。信史昭垂。爛然可觀。慶曆四年旱。謂輔臣曰。方歲旱而飛蝗滋甚。百姓何罪。默禱上帝。願移災於朕躬。七年以久不雨。避殿減膳。下詔責窮。求直言。戒勵百官。罷免輔臣。以答天戒。仁祖敬天為民如此。其切何災不弭。何福不臻。太平之

威。冠古莫及。良有以也。臣願陛下遠監成湯。近法仁祖。謹思天變。駸發德音。布宣罪己之辭。益廣直言之路。陛下所以應天者至矣。盡矣。為陛下之臣而不能輔宣主德。實惠生民。所以傷和氣而致乖異者。宜如何自處也。然後嚴敕大臣執政侍從以下。及州縣之吏。更相警懼。思所以致旱之由。為所以恤災之備。封章來上。虛心聽納。庶幾下情盡達。精意感通。上天降康。災沴銷釋。天下幸甚。臣充賦館職。思許言事。既得面對。拳拳愛君憂國之誠。不能自已。敢無一言。先以開廣陛下之心。所有政事闕失。及當今急務。續具條奏。臣冒犯天威。罪當萬死。

時集英殿修撰帥福建趙汝愚以地震乞降詔求言。疏曰。臣不量鄙陋。輒有區區螻蟻之誠。冒瀆天聽。臣所治福州。五月初九日丑時地震。臣自夢中驚覺。悸懼不知所以。但覺所卧床榻動蕩。如船在波浪

中。窓戶棟椽互相摩戛。皆雜然有聲。如是良久方定。臣詢問此方父老。皆言前此所未嘗有。臣實憂懼。因詢問得往來士大夫。竊聞江浙閩廣數路皆然。而本路漳州獨甚。時動止經涉五日方定。民居官舍頗多摧陷。一時居民亦有被壓而致死者。臣已行下本州。委自知通多方賑救外。臣竊惟坤厚載物。本以安靜為義。今耳目所接。綿亘數千里。同時俱震。此其為變異非小。臣不敢遠引諸儒之說。繁紊宸嚴。姑以目前庶事論之。今疆敵在外。民力困窮。盜賊滋多。士卒貧悴。有志之士。無不深憂。雖陛下盛德在躬。動天以實。然於政事之間。委任之際。亦豈無可議者。臣嘗讀國朝會要。伏見景祐熙寧及太上皇帝紹興中。皆嘗以地震下詔。許群臣言事。豈非徇獨見之明者。不如盡衆人之智。方此弭災消變。尤宜引咎責躬。屈已從諫也。若聖意勿欲張皇顯言其故。則乞遵用祖宗故事。祇以手詔詢問。開失。或開天

閣命輔臣條畫。或御迎陽門召侍從臺諫條對。或令中書門下頒告在廷之臣。許直言過失。或密札賜舊德名臣。詢問機事。所冀誠意昭達。群議畢陳。惟捨短而用長。斯轉禍而為福。

汝愚又論客星出傳舍。疏曰。臣聞之知。有曰。自今夏六月有客星出傳舍守之。既三月矣。臣謹按晉書。天。近河賓客之館。主胡人。中國客星守之。備茲使。亦曰胡兵起。臣竊惟華蓋之上有傳舍。又曰賓客之館。若以人事參之。即今掖門之外。閣門客省是其處也。臣聞閣門中有用事者。陛下委之。招接北來人士。蹤跡甚秘。其間真偽相雜。固不可盡知。然竊聞之。道路之言。或謂亦有姦細之人。反用之為間。而其人莫之寤者。臣始疑之。不以為信。後徐以事考之。然亦有可信者。蓋西北豪傑之士。其資性與南方不同。彼忠純者極其忠純。其狡詐者亦極其狡詐。恐非常識淺慮所能窺

測。故雖墮其計中而未必寤也。臣又聞陛下委以將帥之權。付之帷幄之任。奇謀秘畫。世莫得聞。然而不見其形。當視其影。使陛下用之。其人能為陛下選擇將帥。訓齊士卒。俾中國隱然有不拔之勢。顧雖未能勒銘燕然。掃清塞北。有識之士。固自知其可任。今數年以來。將帥屢易。視所居官。有同客寄。經營掎斂。惟恐或後。故軍職遷補。類不以公選。真才實能之士。皆屈沉於下。無以自見。士卒嗟怨。盈於道路。此非陛下撫之不勤。蓋為之主帥者。無以素服其心。故爾。然則緩急之際。豈不深悟陛下委令之寄哉。今者不幸災異屢見。人情動搖。誠恐一旦狂狡外興。姦宄內應。蕭牆之事。可為深憂。臣又伏思上天垂象。端不虛發。今昭然示戒。獨出於傳舍客館之間。若明告陛下於其處者。蓋是天心仁愛陛下。誠欲陛下聖心覺寤。庶幾改為。猶銷鑠於未然也。不然。則楚莊王何以無災。而致懼耶。臣世受國恩。義同休戚。惟

望朝廷所行皆善政。所用皆忠臣。蓋決不敢肆為讒說。以陷害忠良。亦非敢賣直要名。爭權取寵。實以事關廟社。理切安危。故敢採諸輿議。瀝陳愚款。惟陛下鑒察。

表說。反應詔上言曰。臣。今月九日。恭承明詔。以雷震非時。淫雨為災。陛下責已求言。命臺諫侍從。各以朕躬過失。朝政闕違。條疏以聞。俾之無有所隱。臣仰見陛下祗畏奉天。恐懼修省。思欲培厚聖德。講行仁政。上銷天變。下慰人心。雖湯以六事自責。宣王遇災而懼。殆不過此。誠宗廟社稷之休。四海蒼生之幸。臣叨綴從列。身逢不諱之朝。所願披瀝肺腑。盡言無隱。惟陛下財赦。臣聞之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惟天降災祥在德。又曰。威有一德。克享天心。故修德者。聖王應天之寶。未有德不脩而能裕天者也。又曰。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故安

民者聖王奉天之本。未有民不安而能事天者也。陛下嗣服之初。閱時未久。舉行初政。每軫聖懷。如五日一朝。以隆孝治。恪意講學。以基遠圖。收召人才。愛惜內帑。坐朝不倦。荒政修明。其於修德安民。次第而舉。宜若天意人事。相為助順。迺者天降災異。人心憂疑。方當十月之交。雷已歸地。而震電交作。大雨隨至。浹三晝夜。此蓋陽氣弗藏。陰出用事。考之古占。其在劉向五行傳。則曰冬大雨水而雷。雷是陽不閉陰。出涉危難。其在李尋所占。則曰冬雷電。蓋喜怒當罰。不顧時禁。二人之占。上係君臨。下關民治。其親切如此。則今日之異。蓋必有致之者。以至熒惑犯心。宿弗循軌。道天日峯。斷裂山復移徙。中夜地震。都邑水災。又皆迫近帝城。悉非小異。陛下其將隱之於心。考之於事。豈無有上干和氣。下拂衆情者乎。豈無有施置未當。而德意未孚者乎。臣不敢旁舉遠引。以事空言。敢以陛下所當修德而安民者。撫其

今可舉行凡八條。伏惟聖慈垂聽焉。臣所謂修德者有四。其一曰恭。親太上皇帝。安處壽康。已逾三月。陛下定省之禮。風雨弗渝。孝誠之專。中外歎仰。而尚違膝下。未浹親歡。父子之意未孚。軍民之情猶鬱。雖陛下自知親意。非外庭所得盡聞。然而相見之期。或更迤邐。不惟浸疑觀聽。亦恐別起猜端。要當力圖調護之方。宛轉之策。陛下內有慈母。可以日達誠意。外有伯祖元舅。可以時道聖衷。庶幾委曲既深。或可一旦感悟。無日來傳壽康聖體。微爽節宣。雖未敢信。然陛下既未一見。則凡慈父之意。皆所未知。至於壽康宮中。左右執侍。與凡供御百物。果能日應所需否。今本宮月得俸料。與內帑月所貢獻者。總不下數萬緡。未知職掌為誰。支用應副。果愜太上聖意否。一或不然。則慈抱愈鬱。無以自娛。司馬光言於英宗皇帝曰。嚮者皇太后聽政之時。左右侍衛之人。不敢不恪。求須之物。無敢不備。既委去政柄。臣

竊慮有無知小人。隨勢傾移。侍奉懈慢。供給有關。則天下之責皆歸陛下。此不可不留意朝夕。省察者也。臣願陛下於未得一見之前。尤當日戒宮中官屬等。俾之加意供侍。凡有聖意委曲順承。惟欲上悅慈顏。益保康樂。少有怠慢。必罰無赦。則兩宮安懌。親侍有期。孝道無闕矣。臣側聞已降指揮。責以限日修整南內。陛下急欲還御正朝。密侍慈極。此蓋孝念之切。故為是圖。惟是大行之喪。今既在殯。陛下久留重華。以待喪几。今若於發引之前。急還大內。則是三月侍喪一朝遽捨。違念皇祖情。若未安。况壽康今已安處。倦勤而陛下又數行問安之禮。且留喪側。以俟發引。然後還內。情既可安。事亦為順。其二曰。臣竊觀陛下布政之初。倚任大臣。塞聰蔽明。不以自用。深得帝王用人之先務。垂拱仰成之要道也。仁宗皇帝嘗諭諫官韓絳曰。朕固不擇自有處分。所慮未中於理。而有司奉行。則其害已加於人。故每

欲先盡大臣之慮。而後行之。大哉聖人之謨訓也。蓋人主處於深宮。凡人才之高下。事情之當否。安得而盡知。故黜已聰明。任人以事。以朝廷為基本。以大臣為腹心。進退人才。廢置機務。寧屈獨斷。惟務循公。是以黜陟廢興。動合衆望。其或慮權柄之下移。欲威福之自巳。聽有偏闇。慮或不周。小有非宜。人情必惑。甚則左右乘間。竊弄國權。主勢浸微。危亂立至。稽之方冊。可證弗疑。臣願陛下念主勢之輕重。實係於朝廷。而權柄之下移。寔由於自用。上法仁皇之訓。深思獨斷之難。凡命由中出。少留聖慮。則陛下盡為君之體。而朝廷無失職之憂矣。其三曰。臺諫者。天子之耳目。凡論思獻納。箴規劂切。而繫於人主之身者。則臺諫為尤重。故臺諫之一進一退。實係於人主取捨之公。端不可以私意。迺言而進退之也。唐介為殿中侍御史。以論事而去。仁宗皇帝念之。復拜舊官。時論者謂天子優容言事之臣。近世未有。

豈非臺諫者上則示人主之好惡。下則係中外之觀瞻。一有少差。事關理亂。綱紀紛糾。邪正混淆。誠不可忽。臣願陛下念朝廷之綱紀。本於言責。而臺諫之用否。切於治功。取舍進退。重之難之。勿輕勿易。則紀綱立而邪正分。朝廷治而主勢重矣。其四曰。今歲水旱為災。民以饑饉。淮浙諸郡。無不告歉。饑民流離。浸以相望。陛下日議賑卹。捐金發粟。毫髮不靳。惟是朝廷椿管所積數目已少。版曹經常已乏。無可更蠲。常平義倉支撥殆盡。楮幣度牒印實已多。今去來歲麥熟之期。尚踰半歲。接續賑濟已無長策。臣竊觀仁宗皇帝景祐元年。以淮南歲饑。出內藏絹二十萬。代充上供。慶曆四年。出內庫銀三萬。下陝西糴穀。麥以濟饑民。皇祐二年。以河朔水災。出內庫銀四十萬。紬絹六十萬。以助軍儲。是三者皆因歲歉。以捐內帑。仁宗之意。豈特以朝廷州縣之積已不足用。而上軫飢荒之念。蓋欲急以及民。故與之再三。

而不惜也。陛下臨御以來。儉以足用。浮費盡蠲。竊聞內帑之儲。今已百倍於前。中外聞之。無不感歎。惟是日今賑濟日月尚長。所幸江西湖南皆得上熟。可以運米東下。以及淮浙。臣願陛下念淮浙饑民之甚衆。知公家事力之已窮。特法仁宗故事。多捐內庫金帛。付之朝廷。措置糴米百萬斛。接續以充賑濟。陛下仁心仁聞。決于億兆生靈。格天之德。孰大於此。臣所謂安民者有四。其一曰。民戶歲輸夏稅。其間折錢者。總曰折帛。當時立價既高。州縣浸復增數。積歲既久。民困重輸。今中產之家。已為希有。況於兼并者乎。比者臺臣嘗及蠲減折帛之價。側聞朝廷見議施行。此誠損上益下也。臣不敢再述。惟是丁錢一項。尤切於農民。蓋游手末作不在科丁之數。獨民不得幸免。頃歲各因守臣之請。有蠲有減。今所存第五等身丁。丁鹽綿絹四色。皆有上供與州用之數。為錢則當四十一萬餘緡。而上供者計一十一萬。

耳。餘皆州郡自得支用也。臣竊謂此錢既切於農民。今水旱為災。民方艱食。田家枵腹。不保朝暮。若復征以官賦。何止太山之壓也。今若未能盡以蠲放。臣願陛下深念農民饑饉之迫。將來年第五等身丁并丁鹽兩色錢共四十一萬一千餘貫。盡與除放。其今年未足之錢。且令住催。上供者。則戶部別議對補。州用者。則州郡隨宜措置。庶幾田家人人各受實惠。是以感召和氣矣。其二曰。頃歲朝廷兩下蠲減房金之令。蓋欲取有餘以惠不足。細民受賜。誠為弗輕。再減之後。今已八年。而有力之家。新狝房廊。悉皆高定。貨直以備將來。裁減都城新屋。尤倍他州。臣願陛下特降詔旨。應內外房賃已經再減之後。其新造賃屋。不曾經減者。並照前來指揮三分減一。則閭閻細民。歡聲洋溢。立可召和。無不均受厚恩矣。其三曰。天下州縣稅場。雖各有定額。而州郡利於贏餘。為增其數。間有袒額素重。越辦實難。場務橫征。

商旅被害。貿易既艱。公私俱困。兩浙諸郡。其害尤甚。殆非細故也。嘉祐六年。仁宗皇帝詔三司取天下場務舊額裁減。別立新額。征稅既寬。商賈被惠。今兩浙稅額最重。而議者指為常事。多不以言。臣願陛下明詔兩浙轉運司。會本路各州。應干稅務之額。取其所收最少年分之數。別立新額。明示商賈。使之收趨。上無厚征之數。下無橫取之擾。庶幾商賈以寬。雖居者亦受其惠矣。其四曰。國家刑辟之制。具存三尺。而近年。司郡守多有逞威棄法。悉由已意。剝配之罪。出於臨時。謂之特配。畫一之法。視為虛文。固有黜配相望于道。而以特配行者。凡十五六。甚亡謂也。豈不重干和氣哉。臣願陛下申嚴見行條法。監司郡守。毋得輒用特配之例。須情法相當。照條結錄。而後可施行。內外臺常切覺察。亦足以全民生而召和氣也。臣仰惟陛下以天縱之資。膺付託之重。溫恭允塞。每以誠意為先。寅畏嚴恭。不敢以位為

樂。中外愛戴如出一辭。其於畏天之威。應天以實。必已躬行而身履之矣。然而自昔天災流行。固未嘗以絕夫人也。而況人主代天作子。以牧斯民。天之默示儆愛之心。在人主尤不可忽。漢董仲舒之告武帝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魯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於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止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陛下試觀仲舒之言。則知天之所以眷念人主者。其委曲綢繆如此。陛下總統御極。甫閱一時。而天變甚洪。昔所少見。感召之自。雖未易知。然皇天譴告警懼之意。以冀陛下自省而知變者。其彰彰已如此。使陛下內發於畏心。外形於仁政。有關必補。有善必遷。忠言必聽。不以切直而惡聞。長策必圖。不以難行而遽止。修德於己。而天變自銷。安民於下。而天意自悅。則仲舒謂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者。真如桴鼓之應矣。臣願陛下終始惟一。不替厥初。凡臣之所謂修德者。日進而不已。臣之所謂安民者。自行而不怠。則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宗社綿長。而端命于上帝。殆將與天亡極矣。又何災異之可言哉。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惟陛下深思而力行焉。天下幸甚。



